

# 浅析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及其与政府的关系\*

李 佳, 田宗会

(内蒙古民族大学 政法与历史学院, 内蒙古 通辽 028043)

〔摘 要〕穆斯林兄弟会自1928年创立至今已走过将近80年的历程, 现已发展为埃及建立最早、规模最大、社会影响最为深远的宗教、政治、社会组织, 并在埃及的政治舞台上扮演最强的反对派角色。穆斯林兄弟会自产生之日起就成为埃及历届政府不可小视的社会力量, 其发展演变对埃及社会政治的影响尤为深远。

〔关键词〕埃及; 穆斯林兄弟会; 社会政治

〔中图分类号〕K41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215(2007)03-0006-04

20世纪在埃及建立的民间伊斯兰组织中, 穆斯林兄弟会是其中建立最早、规模最大、社会影响最为深远的宗教、政治、社会组织, 也是当今伊斯兰世界一个主张恢复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派别组织, 并且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滋生的一些伊斯兰极端组织的母体。本文将简要叙述穆斯林兄弟会几十年来的发展历程与政策调整, 并以此分析穆斯林兄弟会与埃及历届政府的关系问题。

## 一、穆斯林兄弟会创始人及其社会政治主张

穆斯林兄弟会由哈桑·班纳于1928年3月在伊斯梅尔城创立。“穆斯林兄弟会”一名由来源于班纳规定的入会誓词“我们都是为伊斯兰效命的兄弟, 故我们是穆斯林兄弟会。”兄弟会的口号是:“真主是我们的旗帜, 先知是我们的楷模, 天经是我们的宪法, 圣战是我们的方法, 为真主殉教是我们的愿望。”1932年穆斯林兄弟会(后文简称兄弟会)总部迁往开罗, 1938年首次在政治舞台上正式亮相, 二战期间得到大发展。20世纪40年代其成员发展到大约200万人, 分支机构遍布全国各地, 开始涉足政治角逐。1942年曾一度决定参加议会选举, 亦曾组织军队开赴巴勒斯坦参加第一次中东战争, 1948年被政府下令解散。1952年自由军官组织发动“七二三”革命得到其的支持和配合, 1954年兄弟会因企图暗杀纳赛尔总统遭到大规模逮捕, 1965年因所谓的纳赛尔谋杀案再次遭到大规模逮捕。萨达特执政后得到恢复和发展, 但至今没有获得合法地位, 1984年、1987年、2000年三次进入人民议会, 一直是半合法、半公开的颇具社会基础的宗教政治集团。1949年2月12日, 兄弟会创始人、首任总训导师哈桑·班纳遭到当局的暗杀。其后几任总训导师分别是哈桑·胡代比、欧默尔·泰勒迈萨尼、哈米德·艾布纳斯尔、穆斯塔法·

曼什胡尔和马蒙·胡代比。现任总训导师为穆罕默德·阿齐夫。

哈桑·班纳的父亲是虔诚的阿訇, 而班纳本人亦是苏菲派信徒。1927年创立穆斯林兄弟会的前身——穆斯林青年会, 出版《开天辟地》杂志。班纳痛恨英国的殖民统治, 反对西方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思想与制度, 但是, 他认为可以借鉴西方物质文明的某些先进元素。哈桑·班纳认为哈里发制度是伊斯兰统治的根基, 是伊斯兰团结和统一的象征, 是伊斯兰乌玛联系的标志, 是穆斯林应当予以思索和重视的伊斯兰仪式。所以班纳强烈要求恢复哈里发制, 把哈里发制思想和恢复哈里发制的工作置于兄弟会纲领的首位。他反对现行国家和政治制度:“伊斯兰既统治和行政, 伊斯兰既立法和教育, 伊斯兰既法律和司法……”<sup>〔1〕</sup>他认为政党政治有悖于伊斯兰的团结与合作精神, 因而反对政党政治和政党多元化。班纳对埃及的政党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称埃及的政党是这个伟大国家的丑行, 是社会腐败的根源。<sup>〔2〕</sup>

班纳对于恢复哈里发制度和伊斯兰统治所采取的策略具有和平与暴力两重属性, 这主要体现在: 班纳在他活动的第一阶段, 以和平宣教为主, 发展和壮大穆斯林兄弟会; 同时他还提倡圣战, 将圣战作为实现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目标的基本手段。班纳的思想和当时兄弟会的活动体现了以下几个特征: (1) 不局限于单纯的宗教事务, 其活动空间逐渐从宗教领域扩展到政治舞台。(2) 坚持实用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班纳虽反对政党政治, 但却灵活利用了王室和华夫脱党之间的矛盾, 以实现兄弟会的要求、壮大兄弟会并在政治上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3) 积极而务实的对待圣战问题。班纳崇尚圣战, 指出圣战是所有穆斯林的义务。班纳在表述

\*〔收稿日期〕2006-06-23

〔作者简介〕李佳(1980-), 女, 内蒙古包头市人, 内蒙古民族大学世界史专业2004级硕士研究生。

其圣战观时亦表现出高度的技巧和灵活性:当他直接论述圣战时,重点强调和平方式;当他解释牺牲思想时,又间接赞赏殉教行为。1938年重建“远足队”,1939年确定兄弟会成员的军训日。二战期间,兄弟会军事力量得到大力发展,1945年仅童子军人数就高达4.5万人,1948年底则达到7.5万人。

## 二、穆斯林兄弟会的政策调整及其与历届政府的关系

兄弟会于1942年末1943年初建立秘密军事部门,将圣战推进到实践阶段,兄弟会从和平组织转变成准军事组织。这个军事部门有自己单独的预算,设有情报部,专门收集政党和政治情报。兄弟会借巴勒斯坦战争武装了起来并取得了阿盟颁发的聚积武器装备的许可证,埃及政府也对兄弟会涉足军工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1945—1948年间兄弟会采取了大量的政治暴力行动。华夫脱党及在埃及的外国势力成为打击目标。1947年曾于一周内四次袭击英军,而1947—1948年发生了一系列针对犹太人财产的暴力事件。诺格拉西政府直至在开罗莫干山和伊斯梅尔发现兄弟会的军火库后,才认识到兄弟会的危险性,于是进行严厉打击,并查封其报刊《穆斯林兄弟会》,1948年12月8日下令解散兄弟会。20天后诺格拉西首相被兄弟会暗杀,开启了兄弟会与政府相互暗杀的血路:班纳于1949年2月12日被当局暗杀,而兄弟会则企图暗杀新任首相。兄弟会已壮大到政府非一朝一夕能解散的程度,1948年底穆斯林兄弟会几乎成为国中之国了,拥有自己的武器、军队、工厂、公司和医院等。1951年1月以后,兄弟会与重新组阁的华夫脱党、王室再次形成了三方角力的局面。

### (一)“七二三”革命前的兄弟会及其与政府的关系

兄弟会与法鲁克王室的关系较为错综复杂。当兄弟会对王室有利用价值时,王室便尽量利诱它来牵制王室政敌;当兄弟会失去利用价值时,王室便听任或直接参与打压兄弟会。因此,兄弟会只得在夹缝中求生存,利用对方的矛盾,获得若干实质利益。首先,王室对兄弟会纵容和扶持的直接后果是使其日益势壮,参加政权角力并进行大量的政治暴力活动。兄弟会曾怂恿法鲁克国王称哈里发,王室则利用扶植兄弟会以制约华夫脱党。其次,兄弟会与王室勾结、相互利用,政治上都极为保守落后共同打击共产党。再次,兄弟会反对英国殖民者的暴力活动,是埃及人民反英、反殖斗争的一部分。但兄弟会的暗杀行动、武力反抗政府等,则成为民间伊斯兰集团对政府采取暴力行动的始作俑者,并被以后的伊斯兰极端组织所继承和发展。此外,兄弟会和政府间的相互暗杀,导致暴力组织与政府交互使用暴力成为一种经常性的对抗形式。最后,兄弟会及其暴力活动加剧了“七二三”革命前埃及的政治动荡。二战以后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兄弟会在反帝、反殖、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中积极发展壮大力量,并在军队和社会中扩大影响。在民族危亡之际,兄弟会终于无法忍受王室的腐败无能,与英帝同流合污,致使埃及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兄弟会坚持反英立场,得到民众拥护,势力逐渐壮大,于是与同样反帝、反殖的世俗民族主义代表

——埃及自由军官组织合作,合力推翻了法鲁克王朝。

(二)纳赛尔时代的穆斯林兄弟会因与当局的暴力冲突而遭到严厉镇压

兄弟会作为当时埃及国内具有相当社会基础的政治力量,在意识形态和政治目标上与1952年革命后的新政权存在着本质差异,因此双方冲突在所难免。兄弟会还因支持和配合过“七二三”革命而居功自傲,当索取过分的政治酬劳时,势必导致当局的抵制。纳赛尔时代初期,兄弟会因协助政变有功,且双方高层领导人素有交往,故兄弟会未受到纳赛尔的敌视,而是利用兄弟会作为对付政敌——王室、旧政党和纳吉布<sup>1</sup>的工具。但是,代表世俗民族主义的纳赛尔政权和代表伊斯兰主义的兄弟会在意识形态和政治目标上存在根本分歧,纳赛尔政权世俗化、现代化的目标与兄弟会政治、社会伊斯兰化的目标大相径庭,必然遭到纳赛尔巩固新政权之后的强力镇压。当局以兄弟会涉嫌暗杀纳赛尔和策划政变为由,于1954年和1965年两次大规模逮捕、审判和监禁兄弟会成员。兄弟会实力大为削弱,其作用边缘化,在埃及政治生活中几乎听不到兄弟会的声音。但兄弟会势力并未消失,而是潜入地下,从事秘密活动。1966年,埃及政府发现兄弟会得到沙特阿拉伯的财政支持,图谋政变,暗杀纳赛尔,纳赛尔利用其强有力的统治,镇压兄弟会,共逮捕兄弟会成员18万人,严刑拷打,致使许多人丧命,最后在同年8月审判365人,处死包括兄弟会领导人库特布在内的4名成员。纳赛尔执政初期,兄弟会势力强大,一度策划谋杀纳赛尔总统,对当时埃及的政治稳定构成某种程度的威胁;但纵观全局,兄弟会在纳赛尔时代受到了政府的铁腕镇压,1954年以后兄弟会几乎完全陷入冷冻状态。

(三)萨达特时代兄弟会基本完成转折并一度为萨达特所借重

纳赛尔的铁血镇压导致兄弟会分化:少数派成为伊斯兰极端分子,进而分化出20世纪70年代后产生的一些伊斯兰极端组织;而兄弟会多数主流派向温和方面转化,主张在现行政治体制下开展合法斗争并基本放弃暴力政策。兄弟会的生存和发展则在萨达特当政后获得了新的机遇,有人称之为兄弟会的“第二次建立”,由此兄弟会基本完成了从政治暴力到和平合法斗争的转变。1971年以来,被释放出狱或从海外归国的兄弟会第一代领导人在埃及的大学生和知识分子中广泛开展活动,从社会上最具活力的人员中发展成员。这一时期兄弟会“明确选择了主张接受政治多元化和议会民主的温和和渐进的政策以实现社会政治变革。”<sup>[3]</sup>萨达特的上台为兄弟会的转变提供了相宜的政治氛围。萨达特早在青年时代就与哈桑·班纳有过多次交流,其执政政策也与兄弟会的某些主张有相类之处。萨达特是亲西方的务实主义者,上任之初,为了牵制纳赛尔主义分子和左派势力,树立个人权威,便鼓励、拉拢伊斯兰势力,帮助复兴穆斯林兄弟会,使得兄弟会东山再起,并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宗教政治反对派。由于当局的宗教政策,整个70年代,埃及社会中的伊斯兰教气氛很浓厚,包括受世俗教育的知识分子、职员、政府官员等

人都普遍有一种伊斯兰教的认同感,群众性的伊斯兰活动空前活跃,学生中也有一种走向伊斯兰传统主义的趋势,兄弟会的社会基础显现出年轻化、知识化的特性。萨达特和兄弟会处于一种非正式的势均力敌的局面。他容许兄弟会成员以温和立场传播教义、出版杂志、建立社会组织、财政机构等,释放关押在狱中的兄弟会成员,允许大量被流放到沙特的兄弟会成员回国,甚至容忍兄弟会对他的一些政策持反对意见,但是兄弟会在法律上依然是不合法的,不允许其成立政党。1976年兄弟会喉舌《宣教》月刊被批准复刊,至此兄弟会获得半合法地位,向大学及各种学术团体和各行业联合会全面渗透,并大力发展兄弟会经济,扩大社会服务,逐步发展成为具有相当社会基础和社会影响力的最大的宗教政治组织。1976年10月举行的议会选举使兄弟会成员首次获得参政、议政的机会,走上议会斗争的道路,开始扮演某种象征性的政治反对派的角色。大体说来,兄弟会不采取暴力行动,也不煽动暴力行为。但是,70年代末,萨达特采取亲美远苏、与以色列谋和的策略,受到国内外一直抗议,兄弟会也加入谴责的队伍,其《宣教》月刊以通栏大标题撰文谴责萨达特政府的“倒行逆施”,声称历史经验证明与犹太人“绝无和平可言”。<sup>[4]</sup>为抗议1981年斋月埃及政府对以色列空袭巴解军事设施和巴难民营所表现出的“无动于衷”,兄弟会动员了10万穆斯林在首都开罗的阿比丁广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祈祷运动,对政府施加压力。萨达特政府对兄弟会施以威胁利诱,一方面采取深化伊斯兰政策,拉拢宗教上层人士;另一方面宣布戒严法,限制政治生活,取消言论自由,并且利用激进分子暴乱之际,宣布兄弟会为非法组织,大肆逮捕激进分子。萨达特对反对派采取的一系列坚决措施使局势向极端化发展,最终酿成1981年的悲剧,萨达特总统被圣战者组织(从兄弟会分离出的激进组织)暗杀。

(四)穆巴拉克总统上台以来,对兄弟会采取软硬兼施的政策,兄弟会的策略更为温和务实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兄弟会在第三代总训导师欧麦尔·泰勒迈萨尼的领导下,采取以温和的改革主义为方向的政治路线,力图在现行国家体制下从事有节制的合法政治斗争,扮演名副其实的政治反对派角色。“不再被视为由异化的、处于社会边缘的激进分子所组成的极端组织,而成为埃及社会主流伊斯兰教的一部分”<sup>[4]</sup>当局的政策也为兄弟会开展活动给予了更广阔的空间,虽技术上违法但却非正式地承认了其政治存在、允许其间接参与并在全社会服务领域扩大活动。利用这一形势所增加的自由度,兄弟会开始扩大在社会各领域中的影响力和支配力,并通过进行社会服务、社会经济和福利活动传播其意识形态。历经几十年奋斗,终于建立起一个包括工、农、商、金融、教育、旅游、医疗和传媒业在内的广泛的网络。此外,它还控制了许多职业协会,如律师协会、工程师协会、医生联合会和大学教员联合会等。其活动范围也因综合经济实力的上升而不断拓宽,它所提供的社会服务,包括赈贫救灾、医疗保健服务、成人教育、旅游开发、就业培训和法律咨询等。目前,兄弟会号称拥有100万成员,

已发展成一个多功能型社会政治集团。

穆巴拉克时代,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改变策略,表现出与政府积极合作的姿态,其政策也更显温和性。主要原因是:第一,兄弟会成员经济社会地位的提高和思想观念的更新,对其政治态度和斗争策略产生决定性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小企业家、富裕商人和各级知识分子大量入会,成为兄弟会的主要支持者和领导骨干。他们有较强的经济实力,与海内外工商界、特别是与海湾地区的石油巨贾有着密切的经济联系。为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在与政府的关系上,他们不希望搞得太僵而没有回旋的余地。所以,其斗争策略才会变得灵活而温和。第二,多年来政治对抗的失败教育了兄弟会,使它转而采取进退自如、渐进伊斯兰化的温和方式以实现其奋斗目标,以免政府借机打压。兄弟会表现出积极与政府合作的姿态,反复强调反对恐怖主义活动,无意推翻现政府,只希望在现行多党民主制度下参与国家的“政治进程”。第三,兄弟会第二代领导人更熟悉现代政治过程,更积极地参与到议会政治和市民社会中去。他们具有更加现实而前瞻性的眼光,主张兄弟会主动地暂时退却,与当局进行政治对话,消除“误解”,实现与当局的和平竞争。

“然而,80年代初穆巴拉克政府和兄弟会的关系表现为一种微妙的平衡(delicate balance)。”<sup>[5]</sup>对兄弟会,穆巴拉克政府一改萨达特晚期的镇压政策,采取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措施,极力拉拢兄弟会,吸收一些兄弟会成员进入议会,以便将其纳入“民主化进程”,并继续推行政教分离的政策。例如,释放包括兄弟会成员在内的政治犯,开放党禁、报禁,允许发表批评意见,制定新选举法,使兄弟会成员能够以独立人士或以其他政党名义参选。兄弟会于1984年、1987年和2000年三次参加议会选举,成功地进入人民议会,成为伊斯兰势力在人民议会的代表,并取代新华夫脱党成为埃及最主要的反对势力。“穆斯林兄弟会”也逐渐成为穆巴拉克向国内外宣扬其民主和包容性的“金字招牌”。然而,穆巴拉克始终拒绝兄弟会的建党要求,只允许其维持半合法地位。对向政府挑战的极端势力和团体,穆巴拉克政府以“反恐”为口号坚决打压,毫不留情,逮捕激进分子,严重者处以极刑。兄弟会为保存实力免遭打压,仍谨慎地坚持温和路线。一些兄弟会成员甚至转而从事单纯的宗教工作,鼓励个人日常生活伊斯兰化。

但是,90年代以来,因兄弟会势力强大和伊斯兰政治暴力白热化,致使穆巴拉克政府对兄弟会的政策从“文牵”转向“武制”。1990年,政府以兄弟会涉及暴力事件为由,打击兄弟会;在1990年和1995年国会选举中,对兄弟会参选设置障碍;在2000年立法选举前,兄弟会再度受挫,15名兄弟会成员被捕入狱。1991年马德里中东和会期间,兄弟会强烈批判这些谈判,并正式公布了一个要求结束谈判的声明“谈判出卖了巴勒斯坦”。他们大声疾呼:伊斯兰不承认与我们国土侵占者的和平。<sup>[5]</sup>

1994年底以来,当局对兄弟会频繁打击,逮捕、审判和监禁兄弟会的活跃成员,以阻挠兄弟会全面开展活动和参与埃

及、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公共政治生活。2001 年 4 月和 5 月,协商会议选举前夕,不少兄弟会成员因其与选举相关的非暴力活动而被拘押。2005 年是埃及的大选年,从年初以来,埃及各界关于总统换届问题争论不休,反对党已经组织了多次游行示威活动,反对穆巴拉克继续谋求连任,也反对穆巴拉克的儿子贾迈勒“接班”,并呼吁现政权加大政治改革的力度。3 月 27 日,兄弟会加入了反对派的抗议活动,在开罗市中心的拉姆西斯广场等 3 个地点分散组织了游行示威活动,其中最大规模的活动有数千人参与,埃及的局势变得更加不稳定。

综上所述,埃及穆斯林兄弟会自 1928 年创立以来,已成为埃及反对党派中最具社会基础、最具社会影响力的宗教政治组织,在埃及政治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兄弟会的斗争策略,已大体从暴力对抗转变为采取和平、合法和半合法的温和方式;政府对兄弟会的政策也显示出相当的灵活性,主要是分化、利用和限制,并辅以暴力镇压。兄弟会与政府间的暴力对决虽已退居次要地位,从全局看,双方关系仍处于“冷和平”状态,穆巴拉克仍坚决压制兄弟会。因之建立伊斯兰国家的终极目标仍未动摇,且其政治合法性与政府的根本分歧依然存在,兄弟会的和平政策也

只是为了保存实力,其与埃及政府的矛盾和斗争将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由此可见,穆斯林兄弟会的发展动向对埃及的社会政治具有高度的影响力。

〔注 释〕

<sup>1</sup> 穆罕默德·纳吉布,1952 年七月革命前为埃及高级军官,因德高望重、同情革命被“自由军官组织”推举为执委会主席,1953 年 6 月 18 日,埃及废除君主制,宣布成立埃及共和国,穆罕默德·纳吉布出任第一任总统兼总理,1954 年 11 月被纳赛尔取代。

〔参考文献〕

〔1〕毕健康. 埃及现代化与政治稳定〔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166.  
〔2〕毕健康. 试论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二重性问题〔J〕. 世界历史, 2004, (1).  
〔3〕〔美〕J. L. 埃斯波西托. 伊斯兰: 神话还是现实?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170.  
〔4〕金宜久, 吴云贵. 伊斯兰与国际热点〔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2. 599.  
〔5〕Zohurul Bari MODERN EGYPT: Culture, Religion and Politics〔C〕. SHIPRA, 2004. 61. 65.

# Brief Analysis of Egyptian Muslim Brotherhood and Its Relations with the Governments

LI Jia, TIAN Zong-hui

( College of Politics & Law and History,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Tongliao 028043, China. )

**Abstract:** Muslim Brotherhood founded since 1928 has traversed nearly 80 years, it has been established and developed the first, the largest and the most influential of the religious, political, social organization, as well as the strongest opposition role of the political arena in Egypt. Muslim Brotherhood is always any Egyptian governments can not be belittled social forces,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it is deeply influential on Egyptian social politics.

**Key Words:** Egyptain; Muslim Brotherhood; Social politics

〔责任编辑 葛 鑫〕